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疏仡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

見紀年連山作余

一曰建

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啓筮御

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伯禹之治水也娶

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

能明訓教而致其化

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

以故啓知王

事達君臣義

越絕書

持禹之功

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

禹崩啓

繼世有天下戶氏不恭今鄆縣姚察訓纂云戶扈鄆一也扈已姓乃高陽氏之後也信相失度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帝乃遷廟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

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必與有戶大戰

甘澤乃召六卿而誓鄭謂三王同有六卿故大傳夏書注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

共工為六卿按地官卿大夫自有六卿每鄉卿一人所謂軍將皆今卿是也章懷云古者天子寄庫政於

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著與眾相得也啓伐有戶乃召六卿蓋大夫之在軍為將如齊以高子國

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為

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整軍實以伐

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

兵刃接焉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

於是般師琴瑟不張鐘弗撞鼓弗攷不因席不仍味

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戶來享夏之失德始於伐戶

孔子敘甘誓特以見夏之衰自此爾故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今知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

攻失之魏霍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苑乃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陣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

春秋以為相伐扈六卿請復之遂滅之復昭夏功文云云莊子亦以為禹伐之皆非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有扈之罪經無明文史記以為啓為天子而扈不服啓滅之穎達謂堯舜禪而啓獨

繼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興也扈氏弱而不恭夫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

朔則其為罪甚明此其所以伐之而許叔重以為扈伐啓啓滅之呂春秋淮南子以為義而亡胡益之

更謂有歸益之心而啓討之抑又妄矣天問云有扈牧賢云何而逢擊林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以謂扈本

牧人。逢時為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為牧人。逸云。扈堯之國。故天對云。堯扈爰暗承。既征西河。紀年在二。能拘是達。天問啓惟憂而。誤。既征西河。十五年。能拘是達。言能。

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冥喜水。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然。祖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不郊。髡障水而亟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之。

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乃立五廟。筮遷鼎。禘黃帝。

而郊。鄭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為五。商祖。契而宗湯。而湯不毀。并四親而六。故王制云。

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山川鑄陰於昆吾。作九鼎。鼎。

成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動自響。不遷自。行。圖象萬物。鑄於鼎側。以祭昆吾之虛。使翁雞乙灼。

於白。君之龜。其兆曰蓬蓬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周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啓筮。

徙九鼎。啓果徙之。是則徙也。而莖享大吟之上。是為鈞臺之享。連山陽文啓莖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鈞臺在陽翟。地道記云。下有鈞臺。

彼俗謂之臺。又莖於晉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域志有鈞臺驛。九。又莖於晉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在大。爰棘賓商。九辨九歌。按天問。騷經云。啓九辨與。

以九辨。九歌為禹樂。諸說皆妄。予謂啓之所急。在以商均作賓。九辨即九韶。蓋商均以帝後得用備樂也。

辨當如遍。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逸以為九州物可以辨治。啓能承先德。育羣品而作之。妄也。

舞九招。紀年。啓登后。登嬪。扶馬。秉翳。執環。而聲九辨。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山海經云。土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

賓商。夏樂。楚樂。謂朱子。夢賓天非也。山海經。啓嬪。於天。誕其。

今本作白若。

各史。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後已。三。三。

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天帝之樂。啓登天竊之以下。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秉翳。右手操環。佩玉橫。在大運山。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

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按禹年三十而娶。行十月而生。啓年代曆啓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與娶塗之年合。紀運圖等云九年非。子太康立。

厥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為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有列。知為姒姓。而左氏昭。年觀扈至商失國。夫觀與扈各國。穎達引此為射父之言。而以五觀為觀扈。失

之。其支于莘者為莘氏。辛氏。姓氏。觀氏。卜氏。世本楚禹後文王妃家詩傳同。楚武伐邾。停觀丁父歸以爲師。故楚有觀氏。世掌問卜。曰卜君為卜氏。姓苑又

有啓氏與姓纂之啓氏皆云出夏啓非。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

書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其事是也。

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

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野。

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

者天子有六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

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為戎所敗。春

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

可敗。取敗而已。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豈可狷忿而與臣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

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不至。偏以廟之可也。焉

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
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
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不足言也然則
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為
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尸猶尸素尸厥官者居位

而曠職之謂孔蘇訓為主非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周書

播弃五則而叶比於淫聲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逸謂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

作淫聲放縱情欲卒以失國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

開封大康縣理城夏后太康所築漢為陽夏開皇七年改曰太康作為刑人不堪命

乃般游亡度求用益匱而貢以敝孟子言夏后治地莫不善於貢謂後

代之君非禹也若禹之為豈至於是有辨見發揮畋于洛表厥弟五人御其

母以從徯于洛汭五弟俱出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

民弗忍距諸河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

作歌閔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戒其五乃自述以傷已之亡攷之其一戒在

於微二言其亡三恨其亡國四恨其覆宗而五夸翔

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乃失邦斟尋今之

壽光漢之封縣墳以為河南有尋朱攷也在位蓋十

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曆謂在位十二年按世

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從之乃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

各史

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
然幸卯乃二十七年也

說見後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

騷皆不之及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

良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惟仲康肇位肘制于羿皇天

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夏史彭祖也本乃命徹侯大

司馬統六師徹國之侯八為司馬肇位時即命于時羲和洎淫夏世

之官合為一王者之代天事略也或曰顛覆厥德遐

弃所司而酒荒于乃邑脇從梟嗥俶擾天紀云于邑

其位矣脇從則嘯聚卒旅矣有邑有兵而為渠魁非跋扈而何天紀謂五紀俶擾者始亂之也說者謂籀

中不及其亂乃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道人晉夫治官之屬鄉黨宣今之官漢有鄉嗇鄭玄第五倫等皆嘗為之弘云主幣

之官而羲和蔑聞知唐書云五年此劉炫之說虞翻云無年非也蓋誤肇位之語爾

肇位四海乃命侯掌師之歲非辰不集房之歲九月

日月合辰今不集故或以為失閏而非食夫瞽奏鼓

嗇夫馳則食可知矣馳走者遑遽奔救以荅天象若

將失主而無歸爾非謂取位幣凡救食者出入不遇

疾風暴雨有辰王命嗣侯征之蘇軾謂書序羲和罪弗集房說別見

天職甚輕誅之一法吏可辨何至命六師遂以徹后

之命出於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昏

迷天象辰不集皆追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序惟言

子誤年代曆二十八年外
紀紹運圖十三年俱非
徙都鄧寰
字記同

其支封鄧為鄧氏

華夷圖
仲康子

學者復嗣征其言有八妄夫義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君者忠亮有為之臣也說者乃謂義和雋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嗣后稟偽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黨姦怙惡之人而義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搜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

沈幾先物於踐位之初首反六師以命嗣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缺望汔仲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于夏羿不得有之也夫義和蓄其反德嘯類囊橐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爨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脇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為命征作誥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已之所圖

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爲羿所以名義和之罪。玉石俱焚。爲羿所以狀義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爲任刑之事。以脇從污染爲文致之辭。其果然邪。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搜諸侯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典之言尸司馬法也。其與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豈羿之所以數義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之謂邪。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平子止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

國未有不自蔽其君始。此嗣征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嗣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與將巽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嗣侯之罪。略亡一句。以示譏。豈所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

帝相

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一相立稽古錄凡帝皆易曰王失之詳譜圖

曰相安

世紀

相安之立。選蠕而佳兵。征淮畎。

淮夷畎夷紀年云元

年羿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

即介斟乃東郡之灌汲古文云

相居斟灌蓋被逐之後居於商丘依二國以爲援

二年征風黃夷。

范史風夷黃夷七

年于夷來賓

並紀年衰亂之世夷戎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衰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

然後來賓樂史因謂七年乃服非也

八年寒浞殺羿

太康後事惟屈原敘之最詳與內傳

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為劉安之說既升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才貪於祿位

逐相而後不復于意神器故相得以妄興征役內傳謂羿因夏之民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記錄咸

云相十四年方為羿逐蓋誤

又二十有二歲倚梟滅二斟而弑帝

寒浞自立

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弑后相非也年代曆相羿二十八年梟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

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

后緡生少康

譜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

姑息之為以故豺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不可繫止自非大有為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

離奪之其濟鮮矣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

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柄之

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

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

而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

哉春秋之代魯人三弑其君蓋未有不先有其兵

權者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其所

以致子般之禍有繇矣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祀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

軍故翬弑隱而隱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不能免其死慶父殺子般而成季非正其

惡皆兵權之失也秦漢而來魏晉齊梁隋唐之際其誰不

然孝和以幼冲卽大位能遽誅鉏竇憲於是威權在手十六七年邦畿綏奠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文氏依周建號以宇文護爲司馬逮其歸政猶屬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毓不制循致於難唐自中世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卽授以節鉞於是握兵方命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闕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憲宗用剛斷平江東夷澤潞易定魏清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時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頽靡而藩鎮益雄張卒以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相綜覈名實畜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何至是而覆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長拂膺歎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

羿從草羽或作羿同本作

窮國之侯也

作窮偃以

偃出臯陶或云姓鬲非也

左臂脩而善射

淮南子五

歲得法於山中

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

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射矢靡地

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

傳楚狐父之道

吳越春秋云黃帝作

道傳之羿以善射著

旣學射于吉甫其辭佐長故亦以善射著

見世紀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繇是每進妙中高
 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
 的曰中之賓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
 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
 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為災
 而萬金為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
 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
 符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與胥亂迷畋有
 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

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

將夷羿是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慝及相之立爰

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論語兼義云羿逐相而自立蘇軾云自立為帝

自鉏遷于窮石鉏今澶之衛南窮石即有窮之地今壽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順而來

皆以為西郡刪丹妄矣按汲書羿桀皆居樹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有

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為繇阻羽山尤妄滅樂正

后夔之子伯封即伯封叔見禹紀先有仍之女美而黷厥澤

可監夔納之是為玄妻生伯封貪拘忿類寔有豕心

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即封豕史傳堯有封豕羿射之于桑

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乎封狐天問云羿馮珧利決封豕是射說者俱以為豚豬殊為寡理

於是益時射不修民事忘其國邨而蔽于從禽用不恢于夏家武羅伯因熊髡龐圍皆賢臣也乃弃之而

信相伯明氏之讒子寒泥伯明寒國之君倚姓又以龐門是子

為受教之臣陳音狐父傳羿羿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即逢門也孟子作逢蒙或作逢門

逢蒙同炎帝之後泥乃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純狐羿妻名天問云

能貫革之射人揆度而交吞之又云胡射彼河伯而妻彼洛嬪蓋有洛氏之女也注以為必妃妄矣傳言羿妻姁娣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言爾射

河伯殺窳窳九嬰等並見淮南子植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

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

取桃棗殺之家眾享之以飲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

門年代歷云逢門殺子南子事始等云逢

於門棗杜也詳說文云也南書自矛盾非也窮門窮

伯靡奔有鬲氏柱敦厚謂靡夏事羿未審可見君也奚

祿崩而出玦羿得之於是篡帝也紀云羿為羿帝故

奕申虞箴云在帝夷羿是羿嘗稱帝革制矣餘詳帝及是而滅今工寧縣北五十有

射鳥神廟羿祀也然射鳥言堯時羿按九域志毫惟有羿廟後有窮氏窮氏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

同政者屠黍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

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為

暴虐羽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為淫侈隋親滅之

後紀十三卷上

而淫侈益甚，是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爲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爲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於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於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於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皇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爲監，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是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享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畱黃，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寒浞者，倚姓。

潛夫論有倚姓，括地象云：過倚姓國是也。本以寒爲卬姓，國者失之。

寒君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后寒惡之，弃諸窮窮。羿入之，謾以爲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于是蒸其室而虞之以于畋內。

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蓋循其所僭之名

窮氏之號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

曰梟梟一作敖說文云生敖及豷澆浞任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帥師威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過今萊之旅縣弑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

有三年為伯靡所殺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

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

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

浞四十年其說為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

之而通曆等云浞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是紀年云十

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之殺羿因其室

而生澆澆長殺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

事而後誘豷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澆恃多力從欲

可知夏本紀言相崩子少康立益疎

不忍惡虐以逞崩淫不義而通于丘嫂岐日康娛以

自忘館同所止天問女岐絳裳而館同少康滅之及

女岐天問何少康逐犬而殞厥首注少康因田獵逐

襲得女岐而斷之伯杼復誘豷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

父以為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栢彞涕遣俞縱遮

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栢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栢侯猶栢侯之不負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為我子奈何亡我家邪

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於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

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聲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於天下而國忠亦卽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於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給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懿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

之變而父子更相爲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
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
虎畱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畱二王使輔政妻逐
之而給以畱虎之於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
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康室其
口旣郭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溫令蔣輝弒昭宗
昭宗環柱而走劔之擊柱者三乃歸獄於裴季賢
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劔犯溫溫亦走旋柱劔之
擊柱者亦三乃歸獄於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
友珪竟俾延諤奏刃而延諤亦自殺矣夷羿之不
道以臣逐君絕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賂龐
蒙而殺羿子亦死於窮門浞能弒相而伯靡卒能
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
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蒲癸之於崔杼慶舍
蒲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隴等事而益歎羿浞
之會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
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
卒夷昧之子孫視履攷祥諶哉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下

宋廬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少康初梟之弒相也后緡方震亟出自竇歸于有

仍緡少昊後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為仍牧正殊才異略至德

宏仁忌夏而能戒之梟使臣俶求之奔有虞為之庖

正姚思妻之二處而邑諸綸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秦師伐鄭圍

綸綸氏者博物志謂汾陰古綸邑為少康邑疎矣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即汾陰哉餘詳國名

記有田一成眾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

衆而用之一成十里百井也。九百夫地。五百人為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衆志叶也。

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畱季扞俱賢逮事乃俾女艾

謀寡季扞誘羶伯靡自鬲收二斟之蓋滅浞而立少

康汝國即女艾。女鳩之封。猗夏被服彊圍朋淫不義而弗豫不

虞少康乘之滅于過而伯杼復滅羶于戈復禹之績

以紹都于櫟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邑水經潁水東歷康城即此又

瀛有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應劭云以在冠於易二水間而名亦見九域志凡此蓋亦游都之類

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後漢書及汲紀年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左傳晉志云禹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衰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正法度振

凋劫嚴祀崇禮撫錫藥瘵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是以

振祚四百後世莫及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

八刀劍錄云夏少康三年鑄銅劍一文曰定光九子漳浦縣有九侯山舊經云禹子少康封於

會稽有子九人流於此山而名新圖經云少康九子今訛為鬼侯山以為山魃之居者妄矣伯杼

嗣

說

帝杼一曰松曼音謾見代曆世紀云或作公孫曼非是為帝與世本云季杼作

思又云杼作矛注少康子與也墨子亦云與作甲中

候作予一作宁又作杼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夏

后名音始作矛甲滅戈羶及即位都于原紀年帝子居原自原

遷于老王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

九尾乃封其仲曲列于繒是日繒行至周為莒所滅魯襄

四年有繒氏鄧氏曾氏宣室志有崇言曾氏陶唐氏之後以字為氏妄也封云

西甌處於埤中勸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

也云即季杼少康之庶子傳云季杼誘懿杼少康之長子不得謂季然姓書言少康崩時季杼尚少則滅豷非杼也寰宇記少康庶子無餘封於會稽世為越侯云無命紂誤初禹之會稽山

也復于眾曰食其實者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

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死則予欲瘞焉於是誅不

而邑之安民治屈以為之法及崩羣臣葬之至於太

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人名其處為村山顏真卿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

及周之東有無壬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漚粵東粵越也

駕村張元之吳爰封杼以世祀蓋十數傳而與民編

典記曰稽雷山

記云周遷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燕喋指天而向禹墓曰我無壬君之

喜而封之粵無壬生睥睨生夫譚譚之子為元常故越北界有語兒鄉與萬歲曆之說異按國語通典作

禦而越人謂兵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其子執

為兒蓋禦兵云其子執

葵滅吳而遂霸句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

諸侯率九夷朝焉七世葵燭卵逃位巖間寢罕越人熏而出

之是為無顓即子搜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麗

與六年卒育姑立是為不壽十年卒朱句立是為王翳三十七年卒王

立三十六年卒子朱咎殺之諸

枝立是為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

子搜曰越人其弟無疆為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

句餘姊妹姑於迭為長伯王德璉番陽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為百

粵君長餘並無疆之長王後去琅邪王子尊尊子親失其民見越春

秋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雖散處

猶臣為歐氏謳氏漚氏餘氏烏氏烏餘氏甌氏歐侯

氏歐陽氏歐羊氏謳區歐甌漚並同無諸保泉山漢

帝王之閩中漢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故地都東治建元三年閩越為東甌王遣助救

之未至止東甌因請徙中國帥其眾處江淮間此福也後頗出因立治治之即東治今福之閩縣也按福

圖經云句踐六世孫為楚併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山都之稱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

北界今衢之信安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

稱王號三越俱會稽之域見福圖經按歐搖佐漢平秦漢惠三年封為東海王居東甌號東

甌王顧氏譜云句踐七世閩君搖寰宇記云疆七世殆俱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佗孫胡上書上遣

將兵郢弟餘善殺之降乃以為東越王郢舉兵無諸子繇君丑獨不預謀乃立為越繇君奉閩越祀元鼎

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入東越繇君居服殺餘善降上以東越陞多阻閩越數反覆徙之東越遂虛今之

閩川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

兵眾歸分郡之會稽郡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

餘不甌鄧俱其羨也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

外鴻城故越王城也無餘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

氏史表作母餘並詳國名記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

氏史無諸及搖皆句踐後駱舊作騶其將有騶諸氏力徐廣一作駱為是越騶無本齊有馬繻矣

搖氏僂氏稽氏多氏植氏葵氏舌氏余氏越氏羊姓諸越

亦越氏後魏越勒疆並為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為會稽氏漢初徙譙稽山為稽氏漢功臣有多

將軍封無錫越龍苗居仍為竇氏六十有九世隼出北

方仕晉二十世統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居南竟代

郡號沒鹿回為沒鹿氏魏穆命為紂豆陸氏其歸華

也魏武又復之為竇氏隼字鳴犢葬常山故姓書又有鳴氏紂豆或作紂旦非

懷正敗溺修尸為毒氏唐相與太平公主謀逆帝杼能帥禹者

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槐立

說

帝槐世本外紀或作魁非一曰芬是為祖武並世紀立三歲而東

九夷來御畎千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二十有六歲陟世紀

二十八年紀年俱非子芷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

從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

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作懷非特是也夔后

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置韋

於下上寘豕韋於上下韋在桀時豕韋在南庚時又出劉姓豕韋在武丁時

居中上韋國名也此猶可諉郵無郵與王良並著即尤無恤王良也范

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為邪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中上以至列

帝柱玄冥之後而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

之表也

帝芒如史記夏后芒一曰和又曰和芒如之元年

首以玄圭賓于河見紀年乃東狩海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十有

八歲陟紀年五十八子洩立

帝洩一作泄是為世宗見年代曆世紀云一名帝世誤二十有一歲六

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畎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故范氏後漢

孫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二十有六歲陟世紀同

十六年紀年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為帝江史帝不降即帝降當音江山海經帝江也一曰北成本

世紀帝降或曰北成年代曆作江武一作江成非六歲伐九苑紀年五十有九

歲陟紀年代曆同紀年六十一弟肩嗣

帝肩或作肩世紀芬子帝芒芒子帝世泄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年代曆作愚字之誤

號曰高陽世紀年代曆云二十有一歲陟世紀年代曆等同

子厘嗣

帝厘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曆云一曰厘又曰量江皆字之誤一曰頓見

代曆世紀云厘一曰頓一曰董江亦字之誤立二十歲而陟世紀同紹運圖二十二

子胤甲立人表帝厘在孔甲後失之

說

帝胤甲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為名號

胤甲之立迺泐泐僻僂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

后氏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蒼之顏東陽蒼山也天風晦

冥遇神禳而迷字書云禳黃蒼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記皆作蒼

山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之必殃帝

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

有命遂以守御覽云以為守者守門之官劉子云取

擘緩之聲以為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而民邪僻之心

生矣晏子春秋云桀為東音非於是得乘龍于河滅四龍也河漢

龍服云十六俱非蔡墨云孔甲能擾于帝帝賜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不能飲食

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曰御

龍左氏傳它日龍戰于庭流漿積之詳國語論衡如蛟

止任谷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

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

能使火為夏孔甲御龍不能順其心意孔甲殺而埋

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

道死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劍錄云孔甲四

異矣采牛頭之鐵作劍一銘之曰夾長四尺一寸天有祆

孽十日並照於東陽有十日其年胤甲陟以上紀年

三十子臯立非

帝臯或作罍紀年云后是為簡臯世紀年代曆十有

一歲陟葬于穀所謂南陵蹇叔曰穀有二陵其南陵

三嶠山也說詳餘論子敬發立

帝敬發傳多作一日惠見紀年年代是為后敬同上

云一其始即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紀年云于是思

皇學學古字

禹之功庸意於治十有二歲陟帝王本紀十三外紀云十一而弟

履癸立世本臯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為發之子故杜預以為臯之孫非也

帝履癸是為桀桀名也或以為號為謚俱非初有窮之誑攘夏緒

薊忽不絕諸侯胥亂民罹瘴毒少康中興比胤甲再

淫亂姦雄畔渙而夏以汨震三傳而癸諸侯之存者

不能以四千矣衛彪傒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鬼神孔甲

後十三世湯伐桀誤也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

蔽場逐呶訾嚙呢恩信不申於國始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

之晉城太行之上乃大淫昏洪舒于民讒貸處穀而

幼色是與穀祿也與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又云桀色是與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又云桀

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汙此士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懵然幾亡盛軍

伍立兩億正書云桀有左億右億之衆自謂天父賈子云紂自謂天父滅亡而

恃其多力用其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

之民悴悴焉墨子桀為天子生裂虎兕指畫殺人淮南子云桀之力別脩伸鉤索鉄欵金推

移大戲大戲軍旗也故云遂擒移大戲桀蓋以此自號言能移大架爾或作大犧者為牛非也晏子乃謂

夏有推移大戲為矣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以羊莘侯

哆為相侯哆韓子作侯侈呂春秋作惟多羊莘一作于辛呂云桀染於羊辛岐踵戎外紀又作于

辛云恃威陵轢諸侯者尹諧斟觀岐踵戎曹觸龍介之闕道其

志乃胥為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荀子云桀惑於妹喜斯

觀韓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云左師曹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按說苑孔子對哀公云桀不修

各史後已十三卷下

臣太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觸龍者身死四肢
不同檀壇而足韓嬰荀况乃謂觸龍事紂誤矣於是犬戎侵岐居之諸夷內

入居邠岐之間杜佑申命任威以原侯夸帥孝經搜
云邠新平岐扶風右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推注右偷苟伐有唐藏

且自專也玉斗者渾儀金推言國之實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切用作事恐傷其父復伐

蒙山得妹喜焉一作妹嬉故集韻未喜音希未只音

桀伐蒙山何得焉王逸云伐蒙山國得未嬉列女傳
以為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之女蓋以國語說施為
嬉姓國外紀從之失之矣妹喜蠱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好姣

反而男行弁服劔帶而喜繒裂桀溺徇之每加諸已
董謁云桀媚未嬉常加於膝以金簪貫玉螭媚之師
古云未喜美於色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於膝上聽

其言而失道湯遠味四海尸子云桀紂欲長樂以苦
伐之放之南巢董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列女

傳云大臣諫喜謂桀曰君之威衰今不從皆以妄為
亂習願賜妾死桀乃行法過喜者誅忤駕人車以奉

之井丹云亦廣優孫戲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
桑林驕溢妄行於是羣臣相持而唱於庭靡靡之音

人以龜其必亡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囿竭山澤
籍惡樂論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聞之悲

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瀾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
而伏書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
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間居深聽樂
音更曰覺今較今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
矣王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
吾乃亡矣尹修屋室崇園囿傾宮旋臺晏子春秋云
乃去夏適湯

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旋臺在絳之
正平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女
傳旋臺瓊臺以臨雲雨傾宮造作傾反常若欻傾旋
臺登之轉危常若旋轉所謂搖臺世不知作璿瑤者
非汗池土察汗察深也言掃狐批狻不足以攄志市

縱號獸以覲人之奔駭廣池漾酒一鼓而騎飲者三

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嘽新序云桀為酒池足

以運舟槽丘足望七里一鼓而牛復會于仍史桀為飲者三千人列女傳云絡其頭

會賈逵以為緡非有緡叛之克有緡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

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弃元妃

于洛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詳焯煌紀年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未喜

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尹盟誓滅

夏云云詩志也或云元妃即未嬉洛書錄運法云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未嬉觀帝為履癸妃蒙逢或音訛也然云孔甲悅之給過善非弃義即讒淫侈滋甚

以為太子則疑矣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家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

遠刑賞無信位隨財而行淮南子云桀之時日暗晦而不明道焰慢而不修弃

五帝之恩刑蹶三五之法籍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

隱道而不言羣臣準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豫其意植社槁而罅裂容臺

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嘯吟狐狸首更為長夜之

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風沙邕之地室也博物志

云川為陵方冬穿陵毆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

山復於下纏子云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熊蹯不熟而殺

庖人大傳云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

是亡注云故爾窮滅皇圖亂歷紀書帝命驗云桀無

其近也梁讀為掠皇圖壞亂曆紀殘賊天下賢玉瑞不行朔不告大戴

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玉瑞不行朔不告用兵

云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

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瑞不行朔不告於諸侯

於是天不畀純祆李出枉矢射宋張鎰云桀誅諫而

世紀云桀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闕射攝提移處五星

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運期授云

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迅雷

也枉矢參射又見書中候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迅雷

黃霧古今五行紀桀末年雷震殺人夏霜而冬露命

敘外紀云大雨水史云桀末里社圻汲紀年桀末

六月降霜大雨水年俄被放里社圻年社圻裂因

之以饑饉桀益重塞好富忘貧管子不肯感言于民

太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管子不肯感言于民

因於大軍皆人事也大戴云桀紂時諸侯力政不朝

于天子六蠻八夷交代於中國於是天降之災水旱

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

天疾六畜餓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王充治期云

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

耗之災大夫參龍逢引圖進曰君人以禮義為基恭

信為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身壽今冬不為枉夏不

束拊而視其死內有女華之陰傾而外有曲逆之姦

穢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所附君子莫死焉

惟帝念之乃立而弗及朝遂死之即關龍見潛夫論

云桀聽讒而殺其良將注以為逢則兼將也論語陰

嬖云桀殺龍逢後庚子旦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

王禽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妄也逢

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逢之死當有故有辨見發

揮耆艾又諫以為祆言殺之見博物志金匱云桀時

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

各史

後紀十三卷下

二

發民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子道後必有敗桀以為妖言殺之暮年一旦岑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耆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瞿山世紀等云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自是衰人參耦忠臣折口磬龜於是大誅豪傑也

無腹著策日施大臣同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商

太史終古亦負其圖哭而去之淮南子終古為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

論衡云時兩日並出東者焰西者沈費昌問馮夷荅云東若為商西為夏乃徙族之商傳言桀紂之世變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並闔五星交錯

枉矢流火神見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火神祝融也如任昉述異記蛟妾等事亦是後魏虹女

帝逼幸之不得異聲如鐘復為虹而伊贊帝之酒保

去未幾帝崩外紀從之亦不得云妄

也醜夏而耕于商陝伊尹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

勇智得禹之錄齊聖廣淵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七

十里為方伯安國云為方法三聖用三俊克寬克仁

明德卹祀賢於諸侯聞贊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卽

見之既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

桀俞自賢矯誣上天簡賢附勢率遏眾力窮父兄恥

功臣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遂去之贊既

醜夏三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

墜也乃遂相商鳩方世皆以為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

在夏時子履之沛遇擊場四面羅者一祝解而漢陰

降東京賦幕帝乙之弛咎謂此子虛賦以為成湯好

田誤也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既得仲虺萊

朱於是有不諛者從而征之葛伯仇饒初征自葛而

昆吾韋顧亦斬又其民粒食之民又戮而不得以疾

死於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傲于桀誅其君悌其民東

徃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

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征者天子之事湯之

湯七年九征南唐劉鶚云載十一征者伐二十二國也書中候云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

傳云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桀怒以諛臣趙梁計召

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嫌于死履乃行賂桀遂釋之

而賞之贊茅商子云封之非史云囚之夏臺子履湯

也湯有膾行天下之効之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誦涅

里沮東門虛南門孺西門庇北門側七大夫佐司御

門尹登恒為佑始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試得密

須氏而知所服桀矣乃率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傳云

景毫之命費昌為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老始用玄

牡昭告上天神后皇天后土也用誓于眾庶良車七

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於鳴條敗諸城虛安國云

隔出其不意皇甫謐云桀桀與其屬五百南徙千里

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邠遂放之南巢氏封

也詳國名記尸子以為放之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

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戊子戰于邲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是矣尸子云

革車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益疎呂春秋云商酒旱猶發師以申尹之盟故合師從東方出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

或云沙丘墨子云湯放桀于大沙戮尹諧滅斟觀

昆吾氏皆桀同惡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邲按傳桀

卯毛得殺毛伯萇弘曰是湯乃復亳會羣后從諸

臣之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無敢即

乃簡代夏復禹功修舜緒為副于天周書殷祝解大

侯大會諸侯于鏡宮有反夏政國遷邲於旂反商之

湯遜辨見發揮去晦商不變肆親邲如夏是謂至公高誘讀如衣云

矣與武成一戎衣異陸氏從之疎將遷其社不可遷如

蓋勝夏已欲移其社於商地然禮王者當自立社不

可以亡國之社稷立於商臣扈蓋贊其不可者當移

於桀之子孫國爾夫不可者湯不可之也世以謂欲

變置社稷且以為湯始欲遷眾議以為不可非也不

可而欲舉是妄舉矣如欲乃取璽書古置座右見周書

秦制乘輿六璽以為秦始皇者非老子云為之符璽莊

子云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

印璽春伏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發明德作八政命

於總章禮大戴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休息商君

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為

東樓生西樓公

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

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

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

其析也或云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復之杞為二後九

湯封之樓非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故傳云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為杞後則非弟佗奔魯受爵為侯有封于陽

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

僕氏樓氏婁氏劉氏丐氏雖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嬰子孫遂為孫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為劉姓纂杞若辟董卓

難改為杞桀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於亭山年

或作枹疑歷諸書五十二或五十三或云二十二非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汲

紀年并窮寒四百七十二年三統曆云十七主通羿

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為無道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

湯得伊尹一舉而放之誤矣

功也然而猶有慙德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

子不為也殷祝解言桀請致國而奔于千里奔魯百

走保三醜故伐之也始夏之興青凋止郊雨金櫟陽

別有湯武二誓說而祝融降於崇山崇國之山非及是回祿信於聆隧

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濳而湯之里社鳴焉亦天命

之反鄣也里社鳴聖人出湯社鳴見春秋潛潭巴淮

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瞿禹初妣姓

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泊氏弗氏邾氏鬻氏冥氏鄭

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妣氏弋氏綸

氏弋即妣定妣杞姓公羊作定弋休去莒姓誤矣或

鄭出妘氏郡姓解一作鄭誤弗見世本姓苑作費然少昊後自有費故金石錄云費少昊後陳相姓林云音蜚夏禹後自不同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蜀譜云益州諸費名位者多字本作柴鄰弗同漢有鄰脩公孫瓚直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

王以中興辨證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把南字長荆州號南

赤龍生條孫仲為紂將平獫狁官括為文王臣封南陽侯生邵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時南陽侯生伯莊王上大夫南季聘魯宜宮之子云褒君事夏至幽王嬖褒后遂亡

周而褒亦亡矣彤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定四年妘敬叔仕于齊采於鮑為鮑氏包氏或云鮑齊族非也魯季公鳥妻

鮑文子女季妘也黨丹揚包乃泰山鮑莽難收成王封夏公又為夏氏夏后氏差氏禹氏王孫孺百家譜蘭陵蕭道游娶禹氏女而南唐將有禹萬成風俗通云支庶以

為氏史記又有斟氏戈氏有扈氏非也乃高陽後桀崩其子淳維妻其眾妾遁於北野隨蓄轉徙號葷育逮周日盛曰獫狁穢狁凶奴

樂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子獯鬻妻桀之眾妾居北野謂之凶奴蓋別號獯鬻故服虔謂堯時為獯鬻又史黃帝比逐獯鬻非自後世也晉史云淳維禹後又云軒後畏其下紀則又不能別矣秦有

匈奴單于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為彊暴破東胡走月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却胡李牧將

破滅襜褕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代窘厄漢祖於是屈婁敬之策和親單于繇是稽胡子孫感漢

為劉氏望河間河南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聰滅晉曜改曰趙石勒夷之四上二年勃勃十五年

興朔方為赫連氏

右賢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渠扶羅將兵助平黃中扶羅子豹為左賢

王生淵為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庫仁

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

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為孛鞬氏

范史虛連鞬

厥後異姓

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雕氏凋氏

漢表匈奴王雕氏凋

見載

盧氏

赫連將呼盧古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與蘭須卜三人姓

宜皆

宕昌白狼之羌亦其散也有宕氏庫氏党氏渾

氏房當氏

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勃詔云朕皇祖大禹受玄圭之錫號夏朕祖北遷幽朔姓似

氏音殊中國故從母為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為子是為輝赫實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

正統者以鐵伐為氏故號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為冒頓後勃勃左賢後而党出西羌故姚泰將党

耐康曰祖本夏侯氏後為羌豪隨書以党項白狼宕昌為三苗後失之完集韻作党鐵氏本日鐵伐勃勃

云庶支族了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為堂者必得乎

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為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

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

飄搖之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杌隉

之憂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

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

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

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

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

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爲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革、耜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爲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下者，何至掘基址而什柱石哉。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爲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爾於其親不得而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怨，怨而不訐，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歟？方幽王之僭也，將放其太子，宜白而殺之。夫爲人

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已於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於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小弁說在發揮烏乎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懷也古之爲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

講信而脩睦也猶必仁者以爲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弃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爲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致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俵於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遷于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

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
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
謚以爲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
不階成旅平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
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靡有憑藉以數千屠
百萬克復炎漢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
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爲功而誅鉏積
難者難爲力故論成敗而不徼其時勢之難易而
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
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王郎王尋者乃一時在

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之
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
越都者競競一踣惟恐失之而爲計俞拙罄身摩
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輕唐神堯能
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光
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
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又可
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心亦離夏
矣泥犴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
以光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

之志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略似之光武不足
媿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
高帝為論劉知幾之以劉蜀為比儼人其倫於是
為爽

帝杼

越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
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
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
何與少康無異歟兩越之分
或曰越徐吳楚皆先
備國名記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為稱

也

春秋書侯伯但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
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

聖人貶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
人也何貶而况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蓋春秋之
作所以尊王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王矣筆削
之際於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重書一王
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祠版有封書實封無封書
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矣來朝以其臣楚杞侯來
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二國當時固自有說非示貶奚以信曰不志葬

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
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

將何以為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

春秋蠻夷
雖大日子

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
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

左氏曰其葬僭奚獨四

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較

其區區毫末之僭哉

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越王卒葬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帝塵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虐悖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乘快於一驟而乃蹶而遂不起歟繇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跛也

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錫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哀樂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况以滯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其外紛華盛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爲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爲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于已也好大喜功澤車美室作

章華建極殿晝夜照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蒙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可不致於學萬乘之主不致於學不知性命之重道德之尊而爲耳目情欲之所牽役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於滅亡夭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動其君與人君之欲大有爲者可不爲之却顧而深思邪

帝甲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方行而爲之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水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於是又爲說曰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得則龍見皆言修母以致子其爲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屑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拓而言之則是理也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

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一六虛危無位是故
 神龜藏六而神顓頊王者之行左青龍右白虎前
 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其上斯亦以其粗
 亦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國不修其官官
 不辨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官棄矣而龍
 不生得王者之行亦以南面言蓋前旗後旒左旂
 右旗而招搖斗柄大角軒轅麒麟之宿太
常居中建
 四方也

夏后紀下之下

路史後紀卷第十三下終

